



2023年6月30日 星期五  
農曆癸卯年 五月十三

## 深滬扒龍船 何日重出江湖?

海國中天懸虎艾,江城五月渡龍舟。

你不知道吧,晉江端午的習俗,除了插艾草、嗦啰哩、水上抓鴨,還有扒龍船。

扒龍船,又稱競渡、賽龍舟。深滬有句俗語——“五月五搖白龍船”,說的就是端午節這天,小孩子穿上新衣,塗着雄黃,由大人帶着爬上白龍船,環島游澳。後來,扒白龍船就演變成深滬獨特的海上競渡扒龍船活動。

扒龍船,自古在深滬漁區盛行,至上世紀70年代停辦。今天,我們來講一講已有上百年歷史的深滬扒龍船。我們尋訪了幾位50年前參加過深滬扒龍船的老人,根據他們的口述,還原了當時的盛況。

**比賽用船:白龍船。**這個船是深滬漁民當時用來釣帶魚用的舢板船,通體白色。比賽前,漁民刮去船底藤壺等海洋寄生生物,再打磨上一層白石灰,曬幹,這船又被群眾稱作“白龍船”。原深滬造船廠工人許長枝說:“每到端午節,舢板船掀起來,將船底雜物清理幹淨,使其光滑些,速度會比較快!”

**比賽地點:**深滬東海垵等海域。扒龍船是在海上,受潮汐影響較大,要趁着端午節漲潮時段進行比賽,參賽的龍船一般是5至6艘,分2至3輪進行。

**參賽隊伍:**深滬鎮各個村及單位。每個村自己帶船。許長枝說:“每個村祇能帶1艘船。”一艘龍船共

有11名隊員,左右各5人,還有1人在船尾掌舵,控制船的方向。隊員的排兵布陣也是有講究的。第一排要長得高挑的,手長腳長腰力要好;後面的體重要重一些,穩住船身;最後的掌舵者也很重要,才能保證船直線前行。許長枝當時在第3排,船上沒有鼓,劃船的過程中大家一起喊着,“嘿、嘿、嘿”的號子來統一節奏。

**比賽規則:**砍纜繩出發,拔旗子算贏。每輪參賽的兩艘船用繩子將船尾綁住、對齊,在開賽口令下達的同時,岸上工作人員將繩子砍斷,參賽隊員就奮力劃槳,衝向約200米外的終點。終點處設有旗幟,哪艘船先觸纜取旗便獲勝。

**賽事影響:**五月節,擱龍船,很熱鬧。當年的扒龍船賽事之熱鬧,群眾圍了一圈又一圈,在岸上歡呼鼓舞,小孩子更是樂翻天。有時候就算下雨了,大家撐着傘也要去湊上這份熱鬧。值得一提的是,在開賽前,深滬的沿海各村還要打電話給當時旅居海外的僑親,要來洋參片,在比賽時分給劃船的隊員。把洋參片含在嘴裏,到了後半程會更有氣力。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洋參片是高檔保健品,由此可見扒龍船賽事在群眾心中的重要地位。許長枝說:“最熱鬧的一屆賽事是當時晉江縣文化站聯合鎮裏舉辦的。”

那麼,延續百年的扒龍船為何中斷近50年至今呢?根據我們的採訪和一些資料顯示,由於比賽設備簡陋,判斷失誤引起各參賽村誤會而不歡而

散,加上其他地區出現的海難,使得深滬沿海民衆停止該項活動至今。

海上扒龍船中斷以後,早地扒龍船在2004年的深滬端午節孕育而生。85歲的莊國良老先生說,扒龍船的龍船由龍頭、龍身和龍尾組成,龍頭還能噴水和噴火;表演者穿着傳統的漁民服裝,不僅貼合深滬實際,而且觀賞性強。扒龍船表演從嗦啰哩延伸而來,表演的動作則是模仿海上扒龍船。莊國良老先生認為,扒龍船的習俗由來已久,聯系嗦啰哩的習俗,或可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間。莊國良說:“我將龍舟改成早地龍舟,人數改成13人。我設計完成後,又教了一個多月,農曆五月初五晚(端午節),在深滬文化中心表演。”

大約十年前,深滬後山社區的吳奕激等龍舟愛好者,從汨羅買來4條龍舟進行訓練。吳奕激說,他們就在靠近馬路的内海練習,一開始不適應,還常常翻船,惹得圍觀群眾哈哈大笑。扒過龍船的老前輩說,汨羅的龍舟是在江裏劃的,可能不適應海裏的浪。“那年臺風很多,適合我們去劃龍舟的時間不多。没多久又開漁了,幾個朋友出海去了,龍舟就閒置了。後來又意外着火,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雖然“試水”失敗了,但吳奕激心裏還是沒有放棄,“端午節正好是休漁期,我常和漁民、群眾打交道,大家對扒龍船都有期待和熱情。”吳奕激說:“實際上,深滬人對劃龍舟都有情懷,說好的人占大多數。目前,大伙條件好了,如果有龍舟比賽,剛好是

休漁期,不會影響漁民的生產。”

這是一次很困難的採訪。一是當年的歷史盛況保留至今的資料和影像所剩無幾;二是參與當年扒龍船比賽的人,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先生。

面對困難,深滬人沒有退縮。從85歲的莊國良老先生進行的早地扒龍船的嗦啰哩藝術創新,到52歲的吳奕激從汨羅買來4艘龍舟,進行自主訓練的回歸試水,再到今天後山社區34歲的陳芳佳,作為福建省男子龍舟隊隊長代表中國出戰亞運會,這位皮劃艇國手,是如今深滬新一代的龍舟手。

採訪中,我們非常感慨,這段口述的歷史,如果我們不來記錄,它可能會蕩然無存;深滬扒龍船的歷史輝煌,如果我們不來復興,可能會消失在時光裏。

採訪中,我們也感受到深滬人深厚的龍船情結。作為大海的兒女,他們的骨子裏、他們的血液裏,流淌着海上競渡的基因。我們看到了一代代深滬人龍船精神的傳承脈絡,他們為了扒龍船復出所做的努力。

弄潮而向頭頂立,手把紅旗旗不濕。真心地希望,老祖宗的優良傳統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延續下去;真心地期許,深滬扒龍船能够早日重出江湖,再展雄風!



李劍鋒  
晉江經濟報 編委  
晉江新聞網 總編輯



掃碼觀看視頻

## 深滬扒龍船的前世今生

本報記者 李劍鋒 施蓉蓉 曾舟萍 李詩怡 林伊婷 尤澤勇

有水的地方,就有龍舟。歷史上,晉江龍舟賽印記可尋。

“雙鶴競飛頑頓,羣龍酣戰玄黃。破浪甲鱗猛起,乘風羽翮翻翔。”這是明代張瑞圖描寫的東湖(泉安路青陽段有一大湖,名“東湖”)賽龍舟的場景。

據記載,安海的競渡抓鴨乃繼承楚地古風,後因為港口淤堵,競渡不再,保留了水上抓鴨的傳統。安海文史愛好者汪建育收藏的一本民國時期的聯文手抄本中,也有多處有關賽龍舟的表述與記載,如“海國中天懸虎

艾,江城五月渡龍舟”“手攀虎艾登虎榜,身坐龍舟躍龍門”等。

在晉江,最近的一次龍舟賽可追溯到2016年,池店鎮在百信御江帝景內湖舉辦海絲之路龍舟爭霸賽。此外,安海鎮曾于上世紀80年代初舉辦過兩屆端午劃船比賽。

而歷史最悠久、場面最火爆的,當屬深滬扒龍船了。深滬自古就有“五月節搖白龍船”的習俗,由晉江市委宣傳部主編的《大美晉江·晉江節俗》一書中記載:擱棹(深滬漁民習慣把劃船

叫作“擱棹”,又把船槳稱“橈刀”),近似賽龍舟,應是賽龍舟的原始雛形,自古在深滬漁區盛行,是深滬漁民在端午節前後,自發舉行的一項節俗競技活動。擱棹時,海面上有許多小船載人觀賽,場面特別熱鬧、壯觀。

擱棹也稱擱龍船、扒龍船。最近的一次深滬扒龍船是在上世紀70年代。

近日,晉江經濟報記者走進深滬、安海、池店等多地,尋訪晉江龍舟的親歷者,以期還原晉江龍舟印記,講述深滬扒龍船的前世今生。



白龍船

### 龍舟上岸 創新嗦啰哩 早地扒龍船

海上的扒龍船暫停了,深滬人對扒龍船的念想與熱情,並沒有暫停。

2004年端午,深滬文化中心廣場鑼鼓喧天,13名身穿紅褐色衣服、頭綁紅褐色頭巾的“船員”,腳上穿着木屐,在“龍船”裏劃槳前行。

這是南春社區早地“嗦啰哩·扒龍船”隊的首次演出,獲得了群眾的喜愛。

今年端午前,記者聯系上南春社區“嗦啰哩·扒龍船”隊的組織者莊國良。今年85歲的莊國良說,2004年的端午節活動,深滬需要出一個“陣頭”,即一個演出節目。對深滬傳統民俗頗有研究的他,一開始定的是嗦啰哩,後來在好友陳著忠的建議下,決定將龍船賽搬上岸。

“龍舟上岸”的想法得到眾人的支持。經過40多個下午的排練,最終大功告成:木板作活動的龍船體,前頭是紙塑龍頭,後面配龍尾,中間兩邊用布畫的龍鱗,十二支棹刀整齊機動,如龍舟在海上乘風破浪、奮勇前進,成功再現龍船賽昔日的場景。

值得一提的是,莊國良將民俗嗦啰哩結合在表演中,閩南方言說唱和龍船歌調,讓整個表演傳統韵味十足。此外,他們穿的表演服裝——薯莢衫,采用傳統薯莢汁進行多次浸曬,顏色特別,這也是漁民的標志性服裝。“嗦啰哩·扒龍船”隊組建後,不僅多次參加晉江相關鎮街表演,也成為深滬一些重要民俗活動的“陣頭”。

### 回歸試水 汨羅龍舟深滬游 出江入海覆波瀾

陸地扒龍船,讓深滬人過了眼癮,卻難以滿足大家下海扒龍船的心願。

記者在採訪中得知,大約10年前,深滬後山社區的吳奕激等龍舟愛好者,從汨羅買來4艘龍舟進行訓練。

“我印象很深刻,6歲時,我父母就牽着我去海邊看龍船賽。”吳奕激出生于1971年,從小在深滬長大。小時候的記憶片段,加上聽長輩講過不少扒龍船的故事,讓他對這項賽事多了幾分向往。可惜的是,賽事中斷時,他年齡尚小,但他對龍船賽的憧憬從未停止。

長大後,吳奕激時刻關注各地的龍船賽。2011年,他和深滬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一拍即合,決定買幾艘龍舟來“試水”,看能不能讓這項賽事重新“回歸”。

經過多番聯系,吳奕激找到了汨羅江的商戶,從當地買回了4艘龍舟。

“當時是夏季休漁期,臺風很多,適合劃龍舟的時間不多。過没多久,又開漁了,幾個朋友也出海了,龍舟就閒置了。後來龍舟又意外着火,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吳奕激說,當時買一艘龍舟七八千元,練習的時候常常引來周邊群眾圍觀。

雖然“試水”失敗了,但吳奕激並沒有放棄:“端午節正好是休漁期,我常和漁民、村民聊天,大家對龍船賽還是萬分期待。現在的條件比以前好了,如果辦龍船賽,肯定會有很多人響應。”



早地龍舟

### 海外關注 華僑寄來洋參片 敲鑼打鼓唱大戲

深滬鎮後山社區75歲的老漁民陳志長也是扒龍船的親歷者。身高近一米八的他,當時是劃第一排的好手。

“每劃一下都要用力彎下腰去劃動槳,雖然賽程祇有200米左右,劃下來也是很費勁的。”陳志長說,他參加扒龍船的時候才20多歲,剛結婚不久,“最後一次龍船賽是在東海垵舉行的,距今少說也有40多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開賽前,深滬的沿海各村還會打電話給當時旅居海外的僑親,要來洋參片分給參與劃船

的隊員。“含着洋參片,到了後程會更有氣。”陳志長說。

當時,洋參片可以說是高檔保健品,以此也可窺見扒龍船在群眾心裏的重要地位。

採訪中,多名老漁民都提到,最熱鬧的一屆賽事當數當時晉江縣文化站聯合深滬鎮共同舉辦的比賽。

大家回憶,這場比賽地點位于今港阜社區,沿途布置旗幟,水面上還拉起賽道,每艘參賽船都有各自的賽道,岸上有鼓隊助威,連戲班都請來了。